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四版

△平裝八巨冊 實售大洋四元

(外埠寄費加一)

版 權
所 有

陽 明 全 書

標點者 倪 貽 德

校訂者 支 偉 成

校對者 俞 培 景

發行者 趙 南 公

印刷者 大 中 書 局

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九
如里七號 大 中 書 局

分發行所 南京 花牌樓
二五〇號 大 中 書 局

外埠代售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

附錄 世德紀

傳

王性常先生傳

張壹民撰

王綱，字性常，一字德常，弟秉常，敬常，並以文學知名。性常尤善識鑒，有文武長才。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，往來山水間，時人莫測也。元末，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，有道士夜投宿，性常異其氣貌，禮敬之曰：「君必有道者，願聞姓字。」道士曰：「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。」與語達旦，因授以策法，且爲性常筮之曰：「公後當有名世者矣。然公不克終牖下，今能從吾出遊乎？」性常以母老有難色。道士笑曰：「公俗緣未斷，吾固知之。」遂去。誠意伯劉伯溫徵時常造焉，性常謂之曰：「子真王佐才，然貌微不稱其心，宜厚施而薄受之。老夫性在邱壑，異時得志，幸勿以世緣見累，則善矣。」

後伯溫薦性常於朝。洪武四年，以文學徵至京師，時性常年已七十，而齒髮精神如少壯。上聞而異之，親策治道，嘉悅其對，拜兵部郎中。未幾，潮民弗靖，遂擢廣東參議，往督兵糧，謂所親曰：「吾命盡茲行乎？」致書與家人，訣，攜其子彥達以行。至則單舸往諭，潮民感悅，咸叩首服罪，威信大張。回至增城，遇海寇曹真竊發，鼓譟突至，截舟羅拜，願德性常爲師。性常諭以逆順禍福，不從，則厲聲叱罵之，遂其扶昇之而去。賊爲壇坐性常，日羅拜請不已。性常亦罵不絕聲，遂遇害。時彥達亦隨入賊中，從傍哭罵求死，賊欲并殺之，其酋曰：「父忠而子孝，殺之不祥。」與之食不顧，賊憫其誠孝，容令綴羊革裹尸，負之而出，得歸葬禾山。洪武二十四年，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，得立廟死所，錄用彥達。彥達痛父以忠死，躬耕養母，匏衣惡食，終身不仕。性常之歿，彥達時年十六云。

遯石先生傳

祭酒胡儼撰

翁姓王氏，諱與準，字公度，浙之餘姚人，曾右軍將軍義之之裔也。父彥達，有隱操。祖廣東參議性常，以忠死難。朝廷旌錄彥達，而彥達痛父之死，終身不仕，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：「但毋廢

先業而已，不以仕進望爾也。」翁閉門力學，盡讀所遺書。鄉里後進，或來從學者，輒辭曰：「吾無師承，不足相授。」因去。從四明趙先生學易。趙先生奇其志節，妻以族姝而勸之仕。翁曰：「昨聞先生，邈世無悶之誨，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。」趙先生婉謝之。先世嘗得策書於異人，翁暇試取而究其術，爲人筮無不奇中。遠近輻輳，縣令亦遣人來邀筮。後益數數，日或二三至，翁厭苦之，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：「王與準不能爲術士，終日奔走公門，談禍福。」令大銜之。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，不歸者年餘。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，部使者至縣，欲起翁，令因言曰：「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，朝廷待之薄，遂父子誓不出仕，有怨望之心。」使者怒，拘翁三子，使人督押入山求之。翁聞益深，墜崖傷足，求者得之，以出。部使見翁創甚，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，翁亦備言其焚書逃匿之故。使者悟，始釋翁。見翁次子世傑之賢，因謂翁曰：「足下不仕，終恐及罪，甯能以子代行乎？」不得已，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，而翁竟以足疾得免。翁謂人曰：「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，顧吾命甚薄，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。」又曰：「吾非傷於石，將不能遂棲遯之計，石有德於吾，不敢忘也。」因自號遯石翁云。翁偉貌修髯，精究禮易，著易徵數千言。嘗筮屋祕闢湖陰，遇大有之震，謂其子曰：「吾先世盛極而

衰，今衰極當復矣，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？與必盛且久。」至是翁沒且十年，而世傑以名儒宿學，膺貢來遊南雍，大司成陳公一見，待以友禮，使毋就第子列，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。儼忝與同舍，受世傑教益爲最多，而相知爲最深，因得備聞翁之隱德，乃私爲志之若此。昔人有言：「公侯子孫，必復其始。」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，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，聯縣數百祀，門第之盛，天下莫敢望，中微百餘年，天道未爲無意也。」元末時，其先世嘗遇異人，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，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筮，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，允世傑之道，真足以弘濟天下，而能澹然爵祿，不入其心，古所謂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者，吾誠於世傑見之。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，非世傑而誰乎？則異人之言，與翁之筮，於是始可驗矣。

槐里先生傳

編修戚瀾撰

先生姓王，名傑，字世傑，居祕岡湖之後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，自號槐里子，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。始祖爲晉右將軍羲之，曾祖綱，性常與其弟秉常，敬常，俱以文學顯名國初，而性常以廣東參

議死於苗之難。祖祕湖漁隱彥達，父遜石翁與準，皆以德學爲世隱儒。先生自爲童子，即有志舉賢之學，年十四，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。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，部使者聞遜石翁之名，及門迫起之，不可得，見先生，奇焉，謂遜石翁曰：「足下不屑就，罪且及身，甯能以子代行乎？」不得已，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。時教諭程品，負才倨傲，奴視諸生，見先生輒敬服，語人曰：「此今之黃叔度也。」歲嘗大比，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，比入試，衆皆散髮袒衣，先生歎曰：「吾甯曳履衡門矣！」遂歸，不復應試。宣德間，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，破常調任使之。時先生次當貢，邑令黃維雅重先生，爲之具行李，並僕從，強之應詔。先生固以親老辭，乃讓其友汪生叔昂。旣而遜石翁歿，又當貢，復以母老辭，讓其友李生文照。而躬耕受徒，以養其母，饗飧不繼，休如也。母且歿，謂先生曰：「爾貧日益甚，吾死爾必仕，毋忘吾言！」已終喪，先生乃應貢入南雍。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，待以令禮，使毋就弟子列。明年薦先生於朝，未報而先生歿。先生儀觀玉立，秀目修髯，望之以爲神。人無賢愚戚疏，皆知敬而愛之。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，嘗謂其門人曰：「學者能見得曾點意思，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，爵祿之無動於中，不足言也！」先生與先君泮川先生友，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

禮考正，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。與人論人物，必以先生爲稱首。淵時爲童子，竊志之，然從先君宦遊於外，無因及門也。今茲之歸，先生歿已久矣。就其家求所著述，僅存槐里雜稿數卷，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，則先生之歿於南雍，其二子皆不在侍，爲其同舍生所取，已盡亡之矣。嗚呼！惜哉！先君幼時，嘗聞鄉父老相傳，謂王氏自東晉來，盛江左，中微且百數年。元時有隱士善簞者，與其先世近，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，意其在先生，而先生亦竟不及用，豈尙在其子孫耶？

竹軒先生傳

布政魏瀚撰

先生名倫，字天叙，以字行。性愛竹，所居軒外環植之，日嘯咏其間，視紛華勢利泊如也。客有造竹所者，輒指告之曰：「此吾直諒多聞之友，何可一日相舍耶？」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。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庭訓，德業夙成。甫冠，浙東西人家爭延聘爲子弟師，凡及門經指授者，德業率多可觀。槐里先生蚤世，壘塔蕭然，所遺惟書史數篋，先生每啓篋，輒揮涕曰：「此吾先世之所殖也，我後人不殖，則將落矣！」乃窮年口誦心惟，於書無所不讀，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。雅善鼓琴，每風

月清明，則焚香操弄數曲，弄罷復歌古詩詞，而使子弟和之。識者謂其胸次灑落，方之陶靖節、林和靖，無不及焉。居貧，躬授徒以養母，母性素嚴重，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。至先生每先意承志，解衣推食，惟恐弗及；而於妻孥之寒餒，弗遑恤焉。弟榮幼孤，爲母所鍾愛，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，長則挈之遊江湖，有無欣戚，罔不與居。逮子華官翰林，請於朝分祿以爲先生養，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。鄉人有其豆相煎者，聞先生風，多愧悔，更爲敦睦之行。先生容貌環偉，細目美髯，與人交際，和樂之氣，藹然可掬；而對門人弟子，則矩範嚴肅，凜乎不可犯。爲文章好簡古，而厭浮靡，賦詩援筆立就，若不介意，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。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，藏于家。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，有莫逆好。瀚自致政歸，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履遊，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。學士之子守仁，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。累世通家，知先生之深者，固莫如瀚。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，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。

海日先生墓誌銘

大學士楊一清撰

正德己卯，甯濠稱亂，江西鳩集羣盜，發數千艘而東，遠近震動。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、伯安傳檄鄰境，學兵討賊。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，有傳伯安遇害者，人謂公曰：「盍避諸？」公曰：「吾兒方舉大義，吾避安之？」或曰：「伯安既仇賊，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，避之是也。」公笑曰：「吾兒能棄家討賊，吾何可先去，以爲民望？祖宗功澤在天下，賊行且自斃，吾爲國大臣，恨老不能荷戈首敵，卽有不幸，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。」因使人趣郡縣，宜急調兵糧爲備，禁訛言，勿令動搖人心。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，衆志亦稍稍定。蓋不旬月，而伯安之捷報至矣。初賊濠東下，將趣南都，伯安引兵入南昌，誓其衆，賊聞大恐，急旋舟。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，賊兵風靡，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，獻俘於闕。嗚呼！自古奸雄構亂，雖有忠臣義士，必假以歲月，乃能削平禍難。伯安奮戈一呼，以身臨不測之淵，呼吸之間，地方大定。公聞變從容，羣衆惑，屹然不爲動。伯安得直前徇國，不嬰懷回顧，以成懋績。公之雅量，伯安之忠義，求之載籍，可多見哉？及是武廟南巡，權奸妒功，構飛語陷伯安，跡甚危，衆慮禍且及家，公寂若無聞。辛巳，今皇帝入嗣大統，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，召還京師，因得便道歸省。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城宣力守。

正文臣，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，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，參贊機務，錫之誥券，封公勳階爵邑如子，俾子孫世其爵。適公誕辰，伯安捧觴爲壽，公感然曰：「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？賊孽之亂，皆以汝爲死矣，而不死，以爲事難猝平，而平之，然此仗宗社神靈，朝廷威德，豈汝一書生所能辦。中歲構橫行，禍機四發，賴武廟英明保全。今國是既定，吾父子之榮極矣。」然「者禍之基」，「能無懼乎？」古云：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」吾老矣，得父子相保，歸下，孰與犯盈滿之戒，覆成功而毀名者邪？」伯安跪曰：「謹受教！」公自是日與姻黨酒宴樂。歲暮，舊疾作，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，終于正寢，得年七十有七。未屬纊時，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，公尙能言，趣諸子曰：「不可以吾疾廢禮，宜急出迎。」既成禮，假然而逝。訃聞，上賜諭祭，命有司治葬事。伯安僭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桂峯之南之原。具書戒使者詣鎮江，請予銘公墓。予曩官外司官太常，接公班行不鄙，謂予以知言見待。予南京太常，辱贈以文。公校文南畿，道舊故甚洽。正德丁卯，取嫉權奸，歸致仕，予亦避讒構，謝病歸，杜門不接賓客，公直造內室，慰語久之。伯安又予掌銓時，首引置曹屬，號知己。公銘當予屬，願以江西之變，關繫公父子大節，特先書之。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，摘而

絃之曰：公姓王氏，諱華，字德輝，號實菴，晚號海日翁。嘗讀書龍泉山中，學者稱爲龍山先生。上世自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，又自山陰徙餘姚。四世祖諱性常，有文武才，國初爲誠意伯所薦，仕至廣東參議，嗣苗爲亂，死之。高祖諱彥達，號祕湖漁隱，年十六，裹父屍自苗壤歸葬，痛父死忠，布蔬終其身。人稱孝子。曾祖諱興準，號遜石翁，學精於易，嘗筮得震之大有，謂其子曰：「吾後再世其興，興其久乎？」祖諱世傑，號槐里子，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。父諱天叙，號竹軒，初以公貴，封修撰，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，禮部右侍郎，今以伯安功，俱追封新建伯。祖妣孟氏，封淑人；妣岑氏，累封太淑人，進封太夫人。公生正統丙寅九月，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，曰：「婦事吾孝，孫婦亦事汝孝，吾與若祖丐於上帝，以此孫畀汝，世世榮華無替。」故公生以今名，名，長兄以榮名，符夢也。公生而警敏，始能言，槐里公口授以詩歌，經耳輒成誦。稍長，讀書過目不忘。六歲與羣兒戲水濱，見一客來濯足，已大醉去，遺其所提囊，取視之，數十金也。公度其醒必復來，恐人持去，以投水中，坐守之。少頃，其人果號而至，公迎謂曰：「求爾金邪？」爲指其處，其人喜，以一錠爲謝，卻不受。年十一，從里師授業，日異而月不同。歲終，里師無所施其教。年十四，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，寺故有妖物爲

崇，解傷人。寺僧復張皇其事，諸生皆喪氣走歸。公獨留居，妖亦淺淺。僧以爲異，假妖勢恐，且試之。百方，不色動。僧謝曰：「君天人也！異時福德何可量？」弱冠，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，與少傅本齋謝先生相甲乙，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。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。浙江方伯祁陽甯君良擇師與張公，張公曰：「必欲學行兼優，無如王某者。」甯親造其館，賓禮之，請爲子師。延至祁陽，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，踵相接。居甯之梅莊別墅，墅中積書數千卷，日夕諷誦其間，學益進。祁俗好妓飲，公峻絕之，三年如一日。祁士有化服者。歸連舉不利。成化庚子，發解浙江第二人。明年辛丑，廷試第一甲第一人，授翰林院修撰。甲辰充廷試彌封官。丁未同考會試。弘治改元戊申，與修憲廟實錄，充經筵官。己酉滿九載，以竹軒公憂去。癸丑服闋，遷右春坊右諭德。丙辰命爲日講官，賜金帶四品服。公講筵音吐明暢，詞多切直，每以勤聖學，戒逸豫，親仁賢，遠邪佞爲勸。孝廟嘉納焉。丙侍李廣方貴幸，嘗譁大學衍義，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，衆以事頗涉嫌，欲諱之。公朗然誦說，無少避忌。左右皆縮頸吐舌，上樂聞之不厭。能講，遣中官賜尙食。皇太子出閣，詔選正人輔導，用端國本。公卿多薦公。自是日侍東宮講讀，眷賜加隆。戊午，命主順大鄉試。辛酉，再主鄉試。應天得士爲多。壬戌，遷翰林院

學士，食從四品祿，命授庶吉士業。修大明會典，爲纂修官，書成，遷詹事府少詹事，兼學士掌院事，與編纂通鑑纂要。是歲，遷禮部右侍郎，仍兼日講。武廟嗣位，遣祭江淮諸神，乞便道歸省，以岑太夫人年高，乞歸便養，不允。明年改元丙寅，瑾賊竊柄，士夫側足立，爭奔走其門，求免禍，公獨不往。瑾銜之。時伯安爲兵部主事，疏瑾罪惡，瑾矯詔執之，幾斃廷杖，竄南荒以去。瑾復移怒於公，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，意稍解，冀公一見，且將柄用焉。公竟不往，瑾益怒。丁卯，遷南京吏部尙書，猶以舊故慰言，冀必往謝，公復不行。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，勒令致仕。既歸，有以其同年友事譴毀之者，人謂公當速白，不然且及罪。公曰：「是焉能洩我？我何忍許吾友？」後伯安復官京師，聞士夫論及此，將疏辨於朝，公馳書止之，曰：「汝將重吾過邪？」公性至孝。初，竹軒公病報至，當道以不受當遷官，宜出受新命，公臥家不出，日憂懼不知所爲。踰月計始至，慟絕幾喪生。襄葬穴湖山，遂廬墓下，墓故虎穴，虎時羣至，不爲害。久且益馴，人謂孝感。比致仕，岑太夫人年近百歲，公壽逾七十，猶朝夕爲童子嬉戲，以悅親。左右扶掖，不忍斯須去側。太夫人卒，塊苦辭牘，過毀致疾。及葬，徒跣數十里，疾益甚，竟以是不起。處諸昆弟，篤友愛，祿食贏餘，恆與共之，視其子若己出。氣質醇厚，坦坦自信，不立邊

幅，議論風生，由裏而發，廣廷之論，入對妻孥無異語。人有片善，亟稱之；有急，惻然赴之。至人有過惡，則盡言規斥，不少回曲。坐是多遭嫉忌；然人諒其無他，則亦無深怨之者。識宏而守固，百務紛沓，應之如流。至臨危疑震蕩，衆披靡惶惑，獨卓立毅然不爲變。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。公之學，一出于正書，非正不讀；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，則峻拒之，曰：「修身以俟命，吾儒家法。長生奚爲？」儉素自持，貨利得喪，不屑爲意。樓居厄于火，貲積一空，親朋來救焚者，款語如常。爲詩文，取達意，不以雕刻爲工，而自合程度。所著有龍山稿、垣南草堂稿、禮經大義、諸書雜錄、進講餘抄等稿，共四十六卷，藏于家。初配贈夫人鄭氏，淵靜孝慈，與公起微寒，同貧苦，躬紡績以奉舅姑。既貴，恭儉不衰，壽四十一，先公三十六年卒。繼室趙氏，封夫人。側室楊氏，子男四：長卽伯安，守仁名，別號陽明子，其學遽於理性，中外士爭師之；稱陽明先生。次守儉，太學生；次守文，郡庠生；次守章，女一，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。初，鄭夫人祔葬穴湖，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，石泉近有水患，乃卜今地葬公云。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，每以天下國家爲己任，出而登仕，其所遭際不同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，非人之所能爲也。公少負奇氣，壯強志存用世，願其職業恆在文字間，而未能達之於政。際遇孝宗，講筵

啓沃，聖心簡在，柄用有期；不幸龍馭上賓，弗究厥用。晚登八座，旋見沮於權奸，偃蹇而歸，豈非天哉！然有子如伯安，所建立宏偉卓犖，凡公之所欲爲，噤而不得施用者，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。公又親及見之，較之峻登大受，旣久且專，而泯然無聞於世者，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？王氏之先，有植槐於庭，蔭後三公者，遜石翁大有之占，其類是乎？銘曰：

孰不有母，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，僮僮拜舞，百歲而終，歸得其所。孰不有子，公子天下士，豈其忠勤，以事其事，不有其身，惟徇之義。是子是父，允文允武，勳在冊府，帝錫之爵土。其生不負，而歿不朽，銘以要諸久。

海日先生行狀

國子司業門人陸深撰

先生姓王氏，諱華，字德輝，別號實菴，晚復號海日翁，嘗讀書龍泉山中，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。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，曾孫右軍將軍羲之，由琅瑯徙居會稽之山陰，後二十三代，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，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參議性常，又五世矣。參議博學善識鑑，有文武長才，與永

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，往來山水間，時人莫測也。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焉，參議謂曰：「子眞王佐才，然異時勿累老夫，則善矣。」伯溫既貴，遂薦以爲兵部郎中，擢廣東參議，卒死於苗難。高祖諱彥達，號祕湖漁隱。漁隱年十六，自苗中喪，尸父歸葬，朝夕哭墓下，痛父以忠死，羸衣惡食，終身不仕，鄉里以孝稱之。曾祖諱與準，號遯石翁，偉貌修髯，精究禮易，著易微數千言，居祕湖陰，嘗竊得大有之震，謂其子曰：「吾先世盛極而衰，今衰極當復矣。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？興必盛且久。爾雖不及顯，身沒亦與有焉。」祖諱世傑，號槐里子，以明經貢爲太學生，卒贈嘉議大夫，禮部右侍郎。祖妣孟氏，贈淑人。父諱天敘，別號竹軒，封翰林院修撰，贈禮部右侍郎。妣岑氏，封太淑人。正統丙寅九月甲午，先生生先夕，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，緋衣玉帶授之曰：「新婦平日事吾孝，今孫婦事汝亦孝，吾與若祖丐於上帝，以此孫畀汝，子孫世世榮華無替。」故先生生而以今名，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，夢故也。先生生而警敏絕人，始能言，槐里先生抱弄之，因口授以古詩歌經，耳輒成誦，稍長，使讀書，過目不忘。六歲時，與羣兒戲水濱，見一客來濯足，已大醉，遺其所提囊而去，取視之，數十金也。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，恐人持去投水中，坐守之。有頃，其人果號泣而至，先生

迎謂曰：求爾金邪？爲指其處，其人喜躍，以一金謝。先生笑卻之曰：不取爾數十生，乃取爾一金乎？客且慚且謝，隨至先生家，無少長咸遍拜而去。岑太夫人嘗續窗下，先生從旁坐讀書，時邑中迎春，里兒皆競呼出觀，先生獨安讀書不輟。太夫人謂曰：若亦覩往觀乎？先生曰：大人誤矣！觀春何若？觀書？太夫人喜曰：兒是也，吾言誤矣。年十一，從里師錢希寵學，初習對句，月餘，習詩，又兩月餘，講習文，數月之後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。錢公嘆異之曰：歲終，吾無以教爾矣！縣令呵從到塾，同學皆廢業擁觀，先生探案朗誦若無睹，錢奇之，戲謂曰：爾獨不顧，令即謂爾倨傲，呵責及爾，且奈何？先生曰：「令亦人耳！視之奚爲？若誦書不輟，彼亦便奈何責也！」錢因語竹軒公曰：「公子德器如是，斷非凡兒。十四歲時，嘗督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，寺舊有妖爲祟，數人者皆富家子，素豪俠自負，莫之信，又多侮侮寺僧，僧甚苦之，信宿妖作，數人果有傷者，寺僧因復張皇其事，衆皆失氣，狼狽走歸。先生獨留居如常，妖亦遂止，僧咸以爲異。每夜分，輒衆登屋號笑，或瓦石撼臥榻，或乘風雨雷電之夕，奮擊門障，僧從壁隙中窺先生，方正襟危坐，神氣自若，輒又私相嘆異，然益多方試之，技殫，因從容問曰：「向妖爲祟，諸人皆被傷，君能獨恐乎？」先生曰：「吾何恐？」僧曰：「諸人去後，君更有所見。」